蜀山劍俠傳/27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七〇回　禦劫化元神 永寧仙宇虹光碧　降妖憑寶鼎 曼衍魚龍海氣腥

下一回▶

這原是瞬息間事。耿鯤逃時，那三朵血焰金蓮已經飛近，正要合圍爆發。衆人見耿鯤已受四面包圍，渾身火星銀光亂爆如雨，不特沒有逃意，反倒多分出兩個化身，向那血焰迎去，當是情急拼命。方想：「妖人伏誅在即，這等魔教中的至寶，如何能與硬對？」衆人法寶、飛劍夾攻之下，血焰神雷已全數爆發，三個化身相繼粉碎。星濤血焰怒涌中，阮徵方覺有異，忽聽神鳩怒嘯，往星砂中衝去。阮徵因神砂厲害，神鳩雖有牟尼珠光護身，恐其疏忽誤傷，方在運用神砂，不令生出感應。神鳩已由千層光焰之中，將耿鯤最後一個化身抓起。衆人還當真身被擒，忙收法寶仔細查看，乃是一根七八尺長的鳥羽，色彩鮮豔，雖有好些地方殘破，鐵翎如鋼，仍是好看非常。神鳩身上也復了原狀，飛向李洪身前，將那鳥羽向龍娃手裏一塞，龍娃連忙接住。申屠宏知道耿鯤已逃，便向龍娃道：「此是鳩師伯賜你的見面禮，將來必有用處，還不拜謝？」龍娃連忙謝過。雲鳳師徒再向衆人重新禮見。神鳩連聲鳴嘯催走，雲鳳師徒本與相熟，更不客套，略爲招呼，便隨衆人一同坐上，往南極天邊飛去。

神鳩飛行甚快，不消多時，便由南極荒原雪漠之上飛越過去，到了地軸之下。衆人除阮徵外，多是初次經歷，覺得天體有異，所見星辰都較往日爲大，地面上凹凸之處甚多，時見方圓千百里的深穴，天氣奇冷，有的地方長河千里，繡野雲連，祇是鳥獸大而不多，形態特異。偶然發現叢林深處大河兩邊有些野人，身材俱甚瘦長高大，膚黑如漆，縱躍

如飛，每人身上祇圍着一片獸皮、樹葉之類，拿着石條和樹枝所製成的兵器，飛馳往來於林野草樹之中。這時神鳩飛行越低，那些野人一見空中飛來這樣大鳥，齊聲譁譟，紛紛奔出，漫山遍野到處都是，各用石製鏢弩和樹枝削成的長矛，暴雨一般飛擲上來。神鳩自不把這些野人放在心上，兩翼微動，大風立起，把野人紛紛扇倒，連身子也未挨近。衆人看出當地洪荒未闢，那些人仍是穴居野處，神鳩性烈如火，恐有傷害，忙請飛高。野人見大鳥厲害，也自驚退。晃眼便把那一帶飛過。李洪笑道：「這裏的人怎還似上古之民一樣？」阮徵笑道：「我們此時已在地殼下面。我上次經過，因在日中，下面奇熱無比。此時約在申酉之交，如此奇冷，晚來天寒可想而知，外人到此絕難生活。中間又隔着數萬里的冰洋大海、雪漠荒原，憑這類人，如何能夠飛渡過去，限於天時，祇好穴居野處了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見天宇漸低，身外似有霧氣籠罩，前途一片渾茫，天星早已隱迹。神鳩雙目金光，電炬般直射濃霧之中，先能照出數十丈遠，此時也在逐漸縮短。眼前暗沉沉一片氤氳，似無量數的圓圈密層層旋轉不休。阮徵猛覺手中所持寶鼎，似被甚吸力吸住，知道已飛近天邊氣層之外，前途不遠，就是子午、來複兩線交會之處，極光太火相隔漸近。正告衆人留意戒備，淩雲鳳躬身答道：「昨奉乙師伯轉來仙示，恩師所賜宙光盤和師兄二相環中天璇神砂，均能穿越元磁真氣和那極光太火。有一已可無害，何況會合一起。不過此寶用時費事，愚妹功力不濟，須先準備，不似師兄神砂可以隨心運用罷了。」申、阮二人早知宙光盤乃本門最珍祕的法寶，封藏多年，連自己也未見過，想就此觀察此寶的威力妙用。便對雲鳳道：「此寶實是神妙非常，師妹既然奉命，當仁不讓，無須客氣。我用神砂防護，請師妹獨立前面，準備應付吧。」雲鳳依言行事。剛剛站好，將宙光盤取出，衆人猛覺身子一輕，人已飛出氣層之外，眼前一亮，重放光明。李洪、龍娃首先歡呼：「好看！」

原來前面極光已現，茫茫天宇已成了一片雲霞世界，又彷彿面前橫着一道其長無比的光牆。上邊整齊如削，下半如山如林，如崗如阜，又如劍樹刀峰和人物花草之形，祇是倒立芒尾，根根向下。奇光燦爛，幻爲五彩，氣象萬千，不可名狀，極盡光怪陸離之致。龍娃笑問李洪道：「這便是宇宙磁光麼？我們穿過時，必更好看呢。」李洪笑道：「你這小娃兒知道甚麼？此是極光反射出來的虛影，如何衝過？那元磁真氣祇是一股混元之氣與萬古凝鍊不消的太火，厲害無比，不論仙凡都不敢去惹它。我們如非備有剋制之寶，不要說衝過去，稍爲挨近，便化成煙氣消滅，萬無生理。磁光尤其厲害，聽說多厲害的法寶，祇要是五金之質，全被吸去，化爲烏有。你小小年紀，功力直談不到，如非阮師叔寶光防護，當此陽魄始生、極光猶盛之際，天氣奇冷，你早凍死了。」

話未說完，忽聽阮徵說道：「我們來快了一步，正當元磁真氣最盛之時，吸力甚大，雖有制它之寶，仍以小心爲是。那磁光本質祇是一團灰白光影，乙師伯那高法力都不敢犯險衝入，何況我們。此時鳩道友已經停飛，尚且如此快法，想必相隔已近。這東西說來就來，神速無比，淩師妹先把宙光盤準備，以防萬一吧。」雲鳳初當大任，早看出神鳩一離大地氣層之外，飛不多遠，忽然往側一偏，兩翼便即停住，未再前飛。內有兩次，並往後掙退神氣，口中鳴嘯不已。下面大地山河，不見一點影迹。腳底青冥杳靄之中，反有不少天星出現，光均強烈，比平常所見要大得多。料知快到地頭，雖以全神暗中戒備，但因後進道淺，心存謹畏，意欲奉命行事。聞言，立把手上宙光盤往上一揚，立有長圓形一盤奇亮無比的五色金光飛出神砂光層之外，懸向前面，一同飛馳。衆人見此寶脫手便自暴漲，約有六七尺長，三四尺寬。盤中滿是日月星辰躔度，密如蛛網。中心浮臥着一根尺許長的銀針，針尖上發出一叢細如遊絲的五色芒雨，比電還亮，耀眼欲花，不可逼視。再往前飛不遠，針頭上的精芒突朝前面自行激射，伸縮不停，快射出光盤之外。申、阮二人身邊所帶，多是精金煉成之寶。阮徵手持九疑鼎，原體更是重大，本來越往前越覺前面吸力加增。如非衆人法力高強，所用法寶、飛劍與身相合，早被相隔萬千里外的元磁真氣吸去。後經神砂、星光連人帶鳩一起籠罩，也祇稍爲好些。阮徵手中寶鼎仍被吸緊，除了雙手緊持，隨着吸力前飛，已經無法與之相抗。可是宙光盤纔一出現，盤中子午神光線並未射出，前面吸力便似有了抵消，神鳩飛行也可停住。本來飛行已緩，李洪急於趕往天外神山去與那七矮相見，偶然無心催快，神鳩飛勢剛一加速，盤中針光便現出這等景象。一看雲鳳全神貫注此寶，並未施爲。方在奇怪，眼前倏地一暗，那橫亘左側天半的大片極光忽全隱去。阮徵以前曾經過，知已飛入磁氣死圈之內，忙道：「師妹留意！左側面如有白影黑點出現，連用此寶朝正南方衝去。」同時把手一揚，又放出大片五色星砂，將前面擋住。申、李二人早經議定，也各把兩圈佛光飛出。雲鳳寶光照處，方始看出，連人帶鳩已飛入一股粗大無比的黑氣之中，最前面現出一團灰白色的影子。相隔極遠，那麼濃厚的黑氣，竟能看見光影，光之強烈可想而知。

衆人本對那團灰白光影正面急飛，剛一發現，便覺身上由冷轉熱。白影圈中突現出飯碗大小的黑點，料是陰衰陽盛，太火將現。阮徵還未及開口，雲鳳先聽阮徵一說，格外留心，一見白影黑點相繼出現，立將法訣一揚，盤中針頭上光線突然電也似急往斜刺裏黑氣中射去。初出時，光細如髮，又勁又直，猛烈異常，光並不十分長，離盤祇兩三丈，宛如千萬根比電還亮的銀針，刺向前面，閃爍不停。一經射入前面黑氣之中，便似百萬天鼓同時怒鳴，雷聲轟轟，震耳欲聾。兩旁黑氣本最濃厚，無異實質，光線剛一射入，轟的一聲巨震，立化爲大片暗赤色的奇怪火花爆散，對面便衝破了一個大洞。神鳩似知

厲害，身上珠光驟亮，將頭一偏，兩翼往裏一束，便往新現出的衝中急穿進去。同時衆人均覺身後奇熱，百忙中回頭去看。就這晃眼之間，黑氣爆散以後，來路一帶已被波及，成了一片暗赤色的火雲，往四外蔓延開去。火力之猛，熱力之大，從來未見。看去又非真火，彷彿無量頑鐵被火燒紅情景。衆人那高法力，又在寶光籠罩之中，俱都烤得難受。龍娃更是通體汗流，連氣都喘不出。而前面黑氣因是混元真氣的外層，勢子比較稍緩，但也逐漸引燃，一路燒將過去。幸仗神鳩飛行神速，一路急駛。阮徵又發出千百丈的星砂，擋住後面燃燒之勢，纔得穿過。這兩旁氣層也有千百里厚，回顧身後赤雲雖在蔓延，似潮水一般狂涌而來，因飛得快，相隔漸遠。

申、阮、李三人均覺自己雖然無事，但這環亘地殼之外的元磁真氣已被引燃，發出極強大的熱力，萬一發生災禍，如何是好？心正愁急，忽聽神鳩歡嘯，七人一鳩已全飛出磁圈之外。雲鳳隨令神鳩停飛，回身將手一指，盤中針頭上立有一串細如米粒的銀星朝那暗赤色雲氣中射去。說也奇怪，磁圈本是一道長大無比的暗虹，橫亘天心，無邊無際，兩頭望不到底，看去形勢那麼驚人；這麼小一串銀星，無異大千世界着上一粒微塵，相形之下，端的渺少得可憐。可是一經射到火雲以內，遙聞一連串的風濤交鬨之聲過去，便由濃而淡，轉眼恢復原狀，變成了一股同樣長大的青氣，作一環形，靜靜地橫涌天邊。神鳩也自調頭前飛。

三人見此寶如此神妙，不可思議，互相詢問。纔知雲鳳來前先奉到妙一真人飛劍傳書，預示仙機，指點此寶用法。跟着，乙休又命人送藥，告以機宜。大意是說：途中如遇申、阮諸人，便可不由來復線上通行，前面還有一層阻隔。那元磁真氣邊層爲宙光盤衝破，太火受了感應，必發出比常火熱出千萬倍的熱力，彼時元磁真氣也受波及，看去雖是一片暗紅，火雲萬丈，實非真火，無須害怕。因在地殼之外，四外均有大氣包沒，除南、北兩極邊界上當時感到一陣奇熱而外，轉眼便過，並無他害。祇消倒轉盤中神針，針頭上便有銀色火星飛出，引使復原。三年之內，元磁真氣與太火互相吸收抵消。這隔斷宇宙的奇險固可通行無阻，人世上九州萬國全都風調雨順，氣候也可轉爲平和。雖然三年後仍要復原，不是根本消除，但經此一來，後人祇要算準兩儀消長盈虛之理，便可通行，本門弟子更無用說。祇是天外神山也是緊附在地殼外面的另一世界，照樣也有混元真氣包沒，更與地極磁光太火互相吸引。除來復線可以通行外，祇在偏西的小南極四十六島最末一島附近有一道路，比較容易衝過。但那地方乃小南極天邊與不夜城兩天交界之處，大氣磁光雖較微弱，下面四十七島盡是妖邪盤踞，邪法頗高。此時應援要緊，不宜多生枝節。來復線相隔尚遠，並且磁光太火已被妖蚿引發，正與神駝乙休相持不下。妖蚿受逼，難保不鋌而走險，一個防禦不周，天外神山的美景恐有毀損。應由中部橫斷衝過，

冷不防先用宙光盤將極光太火擋退復原，底下皆由乙休做主，便可成功。

雲鳳因知申、阮二人同門先進，道法高深，阮徵又往來過一次，所用二相環也是一件能制元磁真氣之寶，以爲事前必奉機宜。見面匆匆，阮徵又先發話指點，令其戒備，越當是胸有成竹，一味謙恭，忘了先說，反使三人受了一場虛驚，俱都好笑。正談說間，前面又現出一道其長經天的青氣，雖比來路所見要小好些，望去也有數千里長一圈。天宇空曠，又是遠看，絕看不出那是一股混元之氣，祇是色彩鮮明得多。難關將到，俱各緊張，一會兒便已飛近。等到穿入氣層之中，祇覺上下四外氣流甚亂，吸力之外加上阻力。阮徵看出有異，與上次所經不同，料是妖蚿已將這元磁真氣引入地竅之故，便令雲鳳先莫動手。既然吸力不大，索性由自己用天璇神砂開路衝過，以免和先前一樣發火蔓延，生出奇熱，毀損下面仙景，再被妖蚿警覺，激出變故。隨將神砂放出，衝蕩氣層而進。費了不少心力，居然將這數百里厚的氣層磁圈平安通過。李洪遙望前面仍是一片蒼茫，除有許多大小星光疏落落上下閃耀而外，甚麼也看不見。笑問：「還有多遠？」阮徵笑道：「就快到了。我們如由來復線走，一出地竅，便到光明境前面海岸。因由中部橫斷衝入，也未留神上頭，祇看前面天心，所以不曾留意。鳩道友大約也是初來，祇知前飛，所以均未看出。我正要說，它已看出形勢，你沒見它正往上回飛麼？」

說時，李洪見神鳩果然正在上昇，已飛高了好些丈，倏地一個迴翔，反折了上去。目光到處，猛瞥見左前面突現奇景：到處仙山樓閣，棋佈星羅，瓊林花樹，宛如錦繡。並有大片海洋，碧浪滔天，紅霞萬丈。遠望過去，那地方恍惚天空中虛懸着一片其大無比的另一世界，上面有山有水，萬象包羅，霞蔚雲蒸，好看已極。神鳩已經飛過了頭，再由上而下斜飛過去。飛行越近，越覺那地方壯麗莊嚴，景物靈妙，料是天上仙宮不過如此。方在讚妙，阮徵早把寶光隱去，低聲說道：「洪弟噤聲！你祇顧好看，全沒有想到我們慧目法眼能看多遠？此時相隔少說也有好幾百里，地面上的海濤竟會如此洶湧，島中心又被紅霞佈滿，分明妖蚿正在賣弄神通，與乙師伯鬥法，以致引起海嘯地震。雖被仙法禁制，不曾毀損靈景，乙師伯必還另有顧忌。我已早隱形迹，暗告鳩道友飛行放緩，看清形勢之後，我們七人分頭下手，方可成功。勢正凶險，你還當是好玩的麼？龍娃無甚法力，恐禁不起絲毫侵害，到時你可帶他同在金蓮寶座之上，免受危害。」李洪笑答：「二哥是怕我轉世不久，難當敵人，不便明言，故意給我添個累贅，使我專心防護龍娃，連自己也同保住，對與不對？」阮徵方答：「洪弟怎麼連我也疑心起來了？」

話未說完，神鳩已越飛越近，果然前面形勢險惡異常，耳聽風雷水火夾着海嘯之聲，隱隱傳來，光明境已經在望。祇見當中瓊原翠峰之間，寶光劍氣電舞橫飛，霞光萬道，雷

火千重，霹靂之聲密如擂鼓。阮徵已與衆人商議停當，並告神鳩埋伏待機，各自分途飛起，分四面合圍而上。這時祇剩百餘途程，晃眼便已飛近。申屠宏獨當中路，剛把遁光飛到妖蛟所居宮殿上空，往下一落，便見一座極廣大的玉殿金亭，已被震毀擊碎。祇剩前面一座殘破的五平臺，中心坐着一個相貌醜怪的矮胖子。懷裏抱定一個身披黑衣的赤足美女，年約十三四歲，口噴一股白色的光氣，將男女二人全身護住。身前趺坐着一個小和尚，周身佛光環繞，正是前在岷山所遇小神僧阿童。另外十來個少年幼童，各用許多飛劍、法寶，將那平臺籠罩了一個風雨不透。內有三人，一是師弟金蟬，另兩人不認識，正向前面發出數十道刀光和一道形如火龍的寶光，朝湖心中飛出來的一個牛首人身、兩翼四手怪物夾攻。怪物並未使用甚麼法寶，祇由左右四手上發出二十來道紫黑色的妖氣，與衆對敵，不時由口裏噴出一團比血還紅的火球，向前打去。剛一出現，金蟬胸前便飛出一個玉虎，晃眼暴漲好幾丈，周身祥霞激灩，靈雨霏微，虎口內更噴出大股銀光星雨，擋在前面。兩下裹纔一接觸，火球便自退回口內。三人便把本門太乙神雷連珠般朝前打去。怪物枉自激怒，發出戰鼓一般的厲聲怪吼，終究無計可施。三人應敵稍爲鬆懈，又復飛撲上去。申屠宏認出那大片飛刀乃左道中最有名的修羅刀，看去不帶邪氣，必經仙法重煉，竟會傷那怪物不得，料知厲害。似這樣，時進時退，雙方相持不下。神駝乙休不知何往。地底水火風雷之聲與海嘯遙相應和，比先前空中所聞加倍猛烈。申屠宏暗忖：「妖蛟女體，此怪雄身，形態也與二弟所說不同。下面諸人多是同門後起之秀，年紀不大，功力頗深，飛劍、法寶尤爲神妙。似此祇守不攻，必是妖物厲害，奉命待援。反正防護周密，萬無敗理，莫如看清形勢，出其不意，一舉便可成功。」仗着隱形寶光全隱，先不發動，輕悄悄掩向湖底細一查看，不禁喫了一驚。

原來那湖深達數十丈，面積甚大。怪物所現竟是元神，本身形狀如龍，少說也在百丈以上，約有一丈多粗。前半截生着兩片肉翅，四隻龍爪。後半近尾之處卻生着兩排粗約尺許，長約三四尺的獸足。尾作扇形，約有三四丈方圓，上面盡是逆鱗倒刺。通體紅色，滿生三角鱗片，其大如箕，閃閃生光。前半身近頭一帶昂起向上，口發鼓聲，不住怒吼。尾部、獸足挺立湖底，中段長軀竟將湖中心一帶盤滿，形態猛惡長大，平生僅見。靠近玉臺正面湖底玉壁上，有一大洞，已被一片金光堵塞。料定是洪荒以前的龍類妖物，深藏地底不知多少年，乘着鬥法之際，穿地而出，神通定不在小，一個除它不了，反倒生出別的災害。投鼠忌器，正想不起應當如何下手纔好。忽聽空中一聲清叱，先是雲鳳師徒各指劍光飛到，自空擊下。妖物發現來了一個女子，兩個幼童，以爲此是到口美食，竟捨前面敵人，飛身直上，一揚怪爪，便有一二十股紫黑色的妖氣往上飛起。申屠宏知道雲鳳師徒入門日淺，對敵全仗法寶，妖龍何等厲害，恐有閃失。又見妖龍好似心驕氣盛，祇顧將元神飛起迎敵，全沒防到下面，覺着此時下手，正是一舉兩便。於是把自己

大小兩口飛劍，連同伏魔金環同時發出。意欲先用金環佛光將妖龍元神隔斷，不令復體，然後再用飛劍將它肉身斬斷。

其實那妖龍和妖蚿均是前古最厲害的兇毒爬蟲，地底修煉將近萬年，並和妖蚿生性相剋，所具神通也不在妖蚿之下。祇爲當初本是毒龍遺種，當天外神山地震時，隨入地竅深處，那地方恰是地水火風微弱之處，因得長成，便潛伏在裏面修煉。因爲所居地層太厚，性素喜睡。妖蚿又先出世，知道兩惡不能並立，百計防護。妖龍不似妖蚿詭詐，偶然發怒，想要衝出，喫妖蚿邪法阻住，不得如願，無可如何，祇得罷了。妖蚿自知自己巢穴隔離對頭伏處最近，時刻留心。準備萬年期滿，元嬰凝鍊，可以任意飛行變化時，便將原體棄去。於是設下毒計，即以原體爲餌，將妖龍放出，乘其交合之際，暗中引發地火，將妖龍化爲灰煙，以免後患。不料被幹神蛛盜去元嬰，激怒忘形，妄施邪法暗算，想用湖中玉泉將敵人膠住。做夢也沒有想到，先前錢萊受了龍猛指教，在它穴中放了一粒如意魔珠。此珠也是魔教中至寶，專與敵人心意相反，發出威力妙用。妖蚿人未害成，反將湖水乾涸，並把泉眼堵塞。下面地竅中氣候混濁，奇熱如焚，妖龍雖然生長其中，一樣難受，全仗泉眼通氣呼吸，歷久相安，纔得無事。妖蚿自從出地以後，所有通路均經邪法封閉，單留這一處泉眼，以防功候未到以前，妖龍氣悶不過，情急拼命，裂地而出。妖龍近年神通越大，早已不耐蟄伏，無奈妖蚿防護周密，禁制重重。泉眼通路最小之處，大隻如拳，其深數百丈，更有許多埋伏，即便元神能夠通過，肉身也必毀滅，爲此顧慮，遲疑不決。表面裝睡，每遇妖蚿縱淫行兇、吸血醉臥之際，便在地底用水磨功夫朝妖蚿老巢進攻。意欲時機一到，便以全力猛躥出去，先將所煉元嬰吞喫下肚，然後與之拼鬥。日前泉眼一閉，立時激怒，以全力向上猛攻。當時妖蚿乘着乙休飛昇天空、化煉妖氣之際，恨極行兇，竟將極光太火、元磁真氣引發，與敵拼命。乙休法力雖高，一面要將妖蚿化身由來復線引來的太火擋住；一面又須對付妖蚿當中兩個主體。阮徵這個得力幫手又先走去，七矮諸人經歷又都不夠，勢難兼顧。祇得暗用傳聲指示，令干神蛛抱着妖蚿元嬰誘敵，暫將妖龍穩住，免其逃走。再由七矮諸人各用寶光防護，祇守不攻，以待後援。等自己擒到妖蚿，將剩餘的兩粒元珠收去，援兵也已到達，分頭下手，便可成功，不致毀損仙境，免生災禍。

衆人依言行事，已有數日。實則妖龍神通變化，也極厲害。祇爲剛出不久，無甚機心，初見生人，又都是些根骨深厚的童男；再見妖蚿元嬰在內，越發眼紅。上來本想用原身禦敵，因金、石二人受有指教，一照面，各把飛劍、法寶、太乙神雷先給了它一個下馬威，妖龍身長喫虧，受了點傷，見不是路，忙即縮退回去，改用元神化身出鬥。負傷之後，越發激怒，必欲得而甘心，全神貫注在衆人身上，通未留意其他，申屠宏隱形飛下

竟未警覺。以妖龍的功力，便乙、淩、白、朱諸老要想一舉除它，也非容易，何況是申屠宏。並且妖龍力大無窮，身比鋼鐵還堅百倍，一個應付不善，縱不引起災禍，元神祇要復體，大片仙景花林定被掃蕩殘毀無疑。

也是妖龍該當伏誅，般般湊巧。申屠宏行事素來謹慎，這次因見妖龍厲害，乙休人又不在，又見入門不久的師妹淩雲鳳飛馳數十萬里之外，當此大任，臨敵太猛，兩個門人又是幼童，一見妖龍，便冒失下擊，一時激於義憤，未假思索，便即動手。妖龍眼看好些肥肉，相持數日不能到口，正在饞極。忽見雲鳳師徒自空飛下，自恃飛遁神速，復體甚快，元神竟然離體飛起。就在這時機瞬息之際，佛光一起，恰巧隔斷。等到警覺退回，已是無及。其實雲鳳早得楊瑾預示，下時胸有成竹，故作大意，實則早命沙、米兩小將牟尼珠隱去寶光，暗中護住全身，便無申屠宏相助，也不致受害。那專一克制水陸精怪的至寶神禹令，也早準備停當。一見妖龍化身飛起，來勢猛惡，大出意料之外，慌不迭將神禹令一揚，一股百十丈長青濛濛的光氣剛射出去，妖龍急於迴護原身，已不戰而退。經此一來，妖龍鬧了一個首尾受敵，哪一頭也未顧上，佛光首將回路擋住，不特無法衝過，元神反被吸住。驚悸惶急之中，正要掙逃，禹令神光又罩將下來，妖龍元神立被裹住，兩下合圍。妖龍像是一隻極猛惡的野獸，自投陷阱，空具神通，不能自拔，佛光、寶光會合一絞，立成粉碎。申屠宏見妖龍元神雖死，下面原身也被飛劍斬成數段，仍在蠢動，生意猶存，恐有疏失，又將佛光裹住殘餘妖煙，連連絞動，直到妖魂消滅無蹤，方始停手。

金、石諸人見那麼厲害的一條妖龍，竟被申、淩二人手到除去，好生欣喜。各自飛將過來，正待合力消滅妖龍原體。沙、米兩小人小膽大，最是貪功。一見妖龍被寶光裹住，下面一道金光、一道銀光正在縱橫飛舞，繞向一條極長大的妖龍身上，看出妖龍皮鱗堅厚，暗具抵禦之力，身雖斬成數段，似乎未死，另有詭計。又見金光繞向妖龍頭上，祇聽一片皮鱗碎裂軋軋之聲，急切間斬它不斷。暗忖：「前聽楊大仙師說，凡是修煉數千年的妖物，除本身元靈最關緊要，必須殺死而外，更須防它腦中煉有元嬰、內丹之類，如不一併消滅，被其遁走，仍是禍害。妖龍身軀如此威猛長大，本生靈氣必還未盡，莫要被它詐死逃走。近來毗那神刀已煉得出神入化，大小由心，何不隱去寶光，由它七竅中穿入，試它一試？」念頭一轉，不約而同，各把飛刀朝妖龍鼻孔之中直射進去。那妖龍修煉多年，功候甚深，腦中果然煉有內丹、元嬰。當元神消滅之際，本身仍具絕大威力，稍爲奮力騰躍，湖面上下立成齏粉。縱然結局難逃一死，仙景卻難保全。祇爲初遇強敵，一見來人這等厲害，心膽皆寒，禹令神光既是剋星，元神首被消滅，減去許多神通。自知身太長大，反而喫虧，慘敗之餘，一心祇望保住元嬰，用本身丹氣防護，乘隙

遁走。因見上面佛光、寶光厲害，不敢就起，正在暗運丹氣抵禦飛劍，祇等禹令神光一撤，立即變化逃去。及見衆人紛紛飛臨，寶光、劍氣滿空飛舞，就要飛下，情知凶多吉少。方始橫心，正想用那身體猛力向敵人掃去，不料兩小隱蔽刀光，由鼻孔中飛入。等到警覺，元嬰已被刀光裹住，無力再施毒計。剛收轉丹氣，防護掙扎，兩小在外面也已警覺，忙以全力施爲。身外丹氣一撤，飛劍金光繞處，龍首一下斬斷，大股鮮血，似瀑布一般向上射起數十丈高下。妖龍元嬰在一團紫黑色丹氣繞護之下，被兩道朱虹裹緊，剛剛飛起，雲鳳手中禹令神光已經當空射到，一下裹住，一聲慘嗥，化爲殘煙消滅。

同時遙聞：「師妹且慢！」衆人連忙回顧，一道長虹已自空飛墮。衆見來人正是阮徵，見面便道：「可惜！」衆人問故，阮徵笑道：「此是前古妖龍元黿，神通廣大，兇毒無比。化身雖祇一個，功力卻與妖蚿不相上下。所煉丹元，送與幹道友的夫人，至少可抵兩三千年功力。雖然中有弊害，但有本門靈丹可以化解。我剛聽乙師伯說起，纔得知曉。因想這等難得之物，平白毀去，豈不可惜？連忙趕來，仍然遲了一步。否則，干夫人祇須轉世十餘年，便成仙業，豈不是好？」說時，干神蛛同那懷中幼女也已雙雙趕來，聞言拜謝道：「多謝阮道友好意，但是我和內人歡喜冤家，互相糾纏已好幾世。她因前生被仇敵暗算，投身異類，羞於見人，我和她又不捨離開，祇好長年附在我的身上，彼此俱都難受。幸蒙諸位道友下交，因得附驥來此。初意祇想求得一粒毒龍丸，使其脫去妖形，仍復人身，已是萬幸。她雖女體，實是純陽之性。不料此行竟將妖蚿元嬰得到，不特借此恢復人形，因妖蚿純陰之質，得益實在不小。我夫妻也不想成甚天仙，祇想長相廝守，永不離開。妖龍元嬰、內丹固具坎離相生之妙，但這十數年的離別也頗難耐。如蒙厚惠，祇求賜她一粒大還丹便感謝不盡了。」阮徵笑道：「這個不難。各位老前輩中，祇乙師伯交遊最廣，身上所帶靈丹最多，有的並不在大還丹以下。少時由我代令夫人求取一粒如何？」干神蛛方要答言，阮徵深知乙休性情，朝他使了一個眼色，便未開口。衆人見他那附身妖蚿元嬰的愛妻美如天仙，容光嬌豔，因爲沒有衣服，穿着他一件又肥又短的道衫，上半露出雪白粉頸，下面白足如霜，玉腿半裸，依附丈夫身前，隨同向衆禮拜，越顯得嬌小玲瓏，楚楚可憐。干神蛛卻生得又矮又胖，相貌奇醜，長衣脫去，其狀更怪。二人一美一醜，相去天地，偏又那麼恩愛，如影附形，不可離開，全都好笑。

金蟬隨問：「乙師伯可將妖蚿除去了麼？」阮徵一說經過，衆人纔知乙休早已算定，爲想借此考驗自己道力，特命阮徵第七日趕到。不料阮、淩二人俱都急於赴援，以防誤事，仍是早到半日，纔知事有定數。想起銅椰島的經歷，便不再固執己見，仍照妙一真人飛書行事。

原來妖蚿失去元嬰，慘敗恨極，誓以全力拼命。除來復線與地軸纏道通連，可以引發太火，尚有一處地竅，與元磁真氣發源之處相連。那地方便在妖蚿所居廣殿後側地底深穴之中，相隔祇百餘里。乙休惟恐丹毒之氣爲害，特意送往離地萬七千丈以外兩天交界之處，借着乾天罡煞之氣與法寶之力，將其消滅。費了一些時候，以致晚到一步，妖蚿已經遁走。妖蚿另一化身，因被乙休禁網法寶阻住，竟仗玄功變化，由一山峽縫中躥入來復線內。那地方原是龍猛暗中開出來的逃路，事前不曾查到，致被妖蚿尋到，躥了出去。乙休如果親身趕往，太火一被引發，天外神山必化劫灰。地底妖龍又在此時裂地而出。妖蚿引發的元磁真氣，雖有一件法寶可以抵禦，也祇暫時鎮壓，不能消滅。那時元磁真氣必被地火引燃，威力之大，不可思議。再爲法寶鎮壓，不能宣泄，定要引起海嘯。那爲避免妖蚿侵害，深藏海眼之下的許多精怪，存身不住，也要興風作浪。

乙休當時難於兼顧，略一盤算，隨用傳聲，密令衆人絆住妖龍。自己分化一個化身，用一件至寶去將磁源來路堵塞。再用一道神符幻出阮徵，手發神砂，緊追妖蚿，與之相持苦鬥，以免又生枝節。乙休親身追入來復線，在禍發頃刻之間趕到前面，用一幻象將妖蚿引入子午線死圈之內，並施大法力，將回路隔斷。妖蚿化身還想引發太火，不料對敵時，乙休痛恨妖蚿淫兇陰毒，竟拼捨一件法寶，用一枚神鐵環隱去寶光，束在它的身外，剛一躥進子午線，便被元磁真氣吸緊。妖蚿幾個化身全具神通，功力祇比當中主體稍差，仍是狡詐機警，不比尋常。雖然情急相拼，仍想全身而遁，將太火引上來復線後，便仗本能，就此逃往中土，本無必死之意。無如性太貪殘，又爲幻象所愚，一味窮追不捨。等到追入死圈，幻象忽隱，方纔省悟，已經無及。那磁光太火仍順地軸纏道自爲消長，分合流轉，並未起甚波動。妖蚿化身卻被太火化爲烏有。乙休將這最緊要的關頭渡過，忙又趕回，知道非將妖蚿兩個主體中的腦中元珠內丹得去，不能善後。但是妖蚿機靈，稍被看破，自知不能倖免，必將元珠自行毀去。而且還須防備日子越多，地下磁光火力越大，一個鎮壓不住，便是禍事。於是暗用六合旗門埋伏四外，將妖蚿困住，化出好些幻象與之相持，自往地穴全力鎮壓。

到了第五日上，乙休見勢危急，正在施展玄門最高法力，犯險一試，阮、李二人忽然飛到。忙用傳聲，令阮徵將九疑鼎放在坎宮旗門之內；又令空中神鳩隱身守伺；再令李洪帶了龍娃去往地穴，用金蓮寶座代爲鎮壓。分派停當，說是還有一會兒纔到時機，隨說起干神蛛夫妻之事。阮徵心熱，立即抽空趕來，想將妖龍內丹留下，已爲衆人所毀。衆人好奇，又知妖龍一死，祇等除去妖蚿，將元磁真火復原，大功便可告成。此時不會再生枝節，俱想前往觀戰，以開眼界。走時，金蟬忽說：「小神僧先前幾受妖蚿暗算，元氣大傷。自從乙師伯將他送來臺上，便自入定靜養。此時地底風火與海嘯之聲比前更要

猛烈，知道少時有無危險，如何丟他一人在此？」石生笑道：「這個無妨，我們把他帶去不一樣麼？」金蟬未及答言，一片金光祥霞忽自空中飛墮，現出一個少年神僧，衆人一看，正是師門好友采薇僧朱由穆，衆人連忙上前拜見。

朱由穆笑道：「我小師弟雖然該有此難，但他在銅椰島分手時，如聽我話，並非不可避免。這樣也好，總算因禍得福，人雖受傷，道力卻增進不少。」說時，見干神蛛夫妻也隨衆跪拜在地，尚未起立，便指二人道：「你夫妻本是怨偶孽緣，祇爲前兩生至情感召，反成了患難恩愛的夫妻。儘管魔難重重，受盡苦痛，居然一靈不昧，終於化解前孽，遂了心願。如非向道真誠，深明邪正之分，如何能有今日？我知你妻雖將妖蚿元嬰奪去，可以借它所煉形體恢復人身，並還增長道力，並非不好。無如妖蚿修煉萬年，功力頗高，它那元嬰乃妖蚿精氣凝鍊而成，賦有它的本性；暫時或者無妨，將來修爲上難免不受其害。固然妖蚿伏誅，元神不能附體，但終究可慮。還是由我用大蔭檀佛光將惡質化去，永絕後患，索性成全你們這一對苦夫妻。此女以後就叫朱靈吧。」干神蛛夫妻聞言，喜出望外，口宣佛號，膜拜不已。朱由穆隨令干神蛛走開，將手一揚，立有一片極柔和的祥光，朝少女身上當頭照過，同時聞到一股旃檀香氣。再看蜘蛛所附的少女臉上，立改莊容，不似先前那麼輕佻神氣，容光也更美豔。俱知佛力感化。夫妻二人雙雙跪拜，叩謝不已。朱由穆隨又對衆說道：「乙道友今日功德不小。我此時急於帶了小師弟，迴轉雲南石虎山去，不及往見。可對他說，等他事完，迴轉中土，再相見吧。」說罷，又是一片金光祥霞，飛向阿童身上，祇一晃便全沒了蹤影，衆人竟未看出是怎麼走的。金、石諸人因和阿童至交，未及敘別，自是戀戀不捨。

雲鳳見朱靈通身全裸，祇披着干神蛛一件道袍，滿臉嬌羞，甚是可憐，人又生得那麼美豔，好生憐愛。便對她道：「朱道友這樣，如何往見大方真人？我下山時，曾蒙恩師賜我一身仙衣，因洞府尚未尋到，一直帶在身邊，另外還有舊衣兩件。如不嫌棄，等諸位道友走後，我拼湊出一身，送你如何？」朱靈聞言，大喜稱謝。話未說完，忽聞殿後神雷大震與古神鳩怒嘯之聲，衆人已先飛身趕去，男的祇干神蛛一人未走。朱靈妙目微瞋，悄聲說道：「你還不去，我蒙淩姊姊賜我衣服，穿上就來。」干神蛛醜臉一紅，笑道：「我因淩道友與你初見，想代你說幾句話，並謝解衣之德。」朱靈搶口說道：「我以前那醜樣兒，淩姊姊在滇池已早見過。照她爲人，祇有可憐我的身世，絕不見笑，無須你來表白，還不快走！」干神蛛方始應聲飛去。雲鳳隨將衣服匀了幾件與她。並問她：「照采薇大師所說，你二人分明是久共患難的恩愛夫妻，又不曾爲惡，怎會化身蜘蛛？」朱靈苦笑道：「傷心人別有懷抱，我那累世患難經歷，便鐵石人聽了也要下淚。此時急於往見大方真人，無暇長談，且等事完奉告吧。」話未說完，隨又接口驚喜道：「妖蚿

已快伏誅，我們還不快去？」

雲鳳與朱靈一同飛起，往後面雷火寶光飛涌之處趕去。還未飛到當地，便見前面山野中現出六座高達百丈以上的旗門，申、阮、金、石等十餘人分立在六門之下。金光祥霞上映重霄，雷火星砂籠罩大地，把方圓一二百里的陣地一起佈滿。坎宮陣地上現出一座寶鼎，大約丈許，被一片金霞托住，突然出現。由頂上飛出畝許大的一張口，口內射出大片金紅色的火花，中雜一青一白兩股光氣，匹練也似正在朝空激射。一個近百丈長、雙頭雙身、口噴邪煙的怪物，剛由震宮旗門前面衝光冒火而起，看神氣似要向空遁走。朱靈方告雲鳳：「怪物便是妖蚿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寶鼎怪口中所噴光氣，已將妖蚿當頭裹住。妖蚿似知不妙，正在掙扎，不料全身早被天璇神砂吸緊。本是欲取姑與，故意放它逃走，以便取它腦中元珠。上面青白二氣，便是九疑鼎中混沌元胎，具有無上威力，想逃如何能夠。剛掙得一掙，阮徵也發出全力，上下夾攻，互相對吸，妖蚿長身立被拉成筆直。空中神鳩早得指示，猛然凌空下擊，身子也比較平日長大了好幾倍。物性各有相剋，妖蚿先前被困陣中，往來衝突之時，聞得神鳩嘯聲，便聽出是專剋制它的前古對頭，早就心驚。祇爲身陷旗門，爲仙法所制，失了靈性，不知敵人有意亂它心神。因爲先被阮徵幻象追逐，相持數日，纔發現是假，剛剛省悟，真的又復趕到，上當不止一次，心疑又是假的。性又兇猛殘暴，聽出極光太火聲勢越來越猛，暫時雖被敵人禁住，遲早終須爆發。彼時敵人多高法力也難禁受，便自己如非煉就元珠，一樣難當。一心想捱到地震山崩，整座神山化成火海，借以報仇。又恐玉石俱焚，身遭波及，明知情勢危急，始終不捨將那元珠毀去。後在陣中亂衝，覺着吸力稍減，立時乘機衝起。不料這次上當更大，等到上下吸緊，不能動轉，纔知萬無生理，再想毀珠自殺，已經無及。祇見一片佛光自空飛射，竟將頭上混元真氣擋退了些，百忙中以爲有了一線生機，想把元神乘機遁走。就這佛光一閃，瞬息之間，妖蚿這裏已將天靈震破。兩條與妖蚿同樣，長約三尺的妖魂，各含了半尺方圓一團翠色晶瑩的寶珠，剛剛向上激射，神鳩突然現形，猛伸開丈許大小的鋼爪，分頭向下抓去。同時口中噴出大股紫焰，裹住妖蚿，兩聲慘嗥過去，全被吸入腹內。先噴佛光也已飛回，神鳩張口接住，身形暴縮復原。兩翼一展，風馳電掣往左側飛去，晃眼不見。這時妖蚿祇剩死屍，靈氣全失，佛光一去，重被青白二氣吸住。阮徵惟恐寶鼎吸力太大，元珠還未到手，便將妖蚿吸入鼎中化去，爲此用神砂將妖蚿下半身吸緊，以便神鳩下手。等元珠奪下，立即收寶。阻力一去，寶鼎威力大增，那麼長大的妖蚿死屍，竟似靈蛇歸洞，飛一般往寶鼎怪口之中投去，晃眼無蹤。

阮徵也率衆人往坎宮陣地趕到，手中靈訣往外一揚，寶鼎立復原狀，縮成尺許大小。衆人料知妖蚿已被寶鼎煉化，前古至寶果是神妙莫測，互相驚讚不已。阮徵隨道：「還有

兩個難題，一大一小，乙師伯正在施爲，不知如何，我們快去看來。」說罷，一同飛起，往左側羣峰環繞中的磁源地穴飛去。剛飛過一座高矗入雲的玉峰，猛瞥見一片寒光閃閃的碧雲，裹着一股其長經天的暗赤色火氣，朝最高空中電也似急斜射上去，破空之聲震得山搖地動，猛烈驚人，從所未見。回顧海上波濤，本隨嘯聲高涌起數十百丈，此時正似山崩一般往下落去。驚濤儘管浩蕩，威勢卻減小了大半，海嘯也已停止。地底風火之聲也似潮水一般，由近而遠往四外散去。知道災劫已被消滅，好不歡喜。

到後一看，李洪同了龍娃正在歡呼。那地方是翠峰環繞中一片凹地，當中也無地穴，祇是一片池塘，翠峰倒影，碧波粼粼，池水甚是清澈。四邊不少琪樹瓊林，滿地繁花如錦，景絕清麗，一點不像適纔經過災變景象。石生笑問李洪是何緣故。李洪答道：「你們沒有看見，方纔形勢多麼厲害。那磁光太火最盛之時，因被我的金蓮寶座壓住穴口，不能出來，下面地火及點燃的元磁真氣無法宣泄，威力越來越猛。彼時山林地皮一起震動，眼看就要全數爆炸；四外花樹紛紛搖落，如下暴雨一般。幸虧乙師伯全力施爲，百計防護，勉強保住。正在危急之際，神鳩忽然飛到，吐下兩粒內丹元珠。乙師伯說妖蚿稟千萬年純陰之氣而生，此珠功效不在冰蠶之下，可惜用以防災，不能保全。還有地火磁氣全都爆發點燃，此珠雖可引火復原，但經連日地水火風在地底互相激盪，地層已經熔化不少，不將地火發泄，遲早仍是禍胎。幾經盤算，已有成竹。接到元珠以後，立時命我閃開，將預先埋伏的仙法禁制一齊發動，穴中地火立時狂噴而出。他讓過火頭，將兩粒元珠上下分擲，下半地火立被一片寒碧光華壓了下去。一聲雷震，涌起一股清泉，晃眼便將地穴佈滿，成了這一片池塘。同時另一粒元珠也已爆散，乙師伯跟蹤飛起，同化作一片碧雲，將那數千丈的火頭裹住，向天空中飛去。乙師伯的法力尚且如此，你當是容易的麼？現在諸事已定，祇等九疑鼎收復海中精怪之後，你們天外神山就住成了。」金蟬便問：「神鳩何往？」李洪又道：「當地震最烈之時，神鳩一到，乙師伯一面行法，一面令它去往海中，防備那些精怪乘機蠢動，當時飛走。聽說不夜城主錢康也爲此事，率領門人全數出動，與那些精怪鬥法多日，除去不少。不過爲數太多，又不應該多殺，必需九疑鼎始能鎮住。阮師兄怎不快去？」阮徵道：「乙師伯本有此意，後因錢道長已經出手，不願掠人之美，令我緩去，所以先來此地。」錢萊躬身說道：「前聽家父說，此間海眼中所潛伏的妖精，多半是前古遺孽，猛惡非常，祇爲畏懼妖蚿侵害，不能出頭。妖蚿一死，定必興風作浪，甚或穿通地竅，逃往中土，禍害生靈，所以必須事前除去，免使爲害。不過家父雖然住此多年，深知底細，但門下弟子法力有限，恐難成事。家父也必渴望諸位師伯師叔駕臨，請往一敘如何？」

金、石二人不知阮徵奉有乙休之命，另有用意，因愛錢萊，首先答應。餘人也多隨聲附

和。阮徵見衆同門已經應諾，不便獨異，略一尋思，祇得點頭。一行十餘人同往海中心飛去，遁光神速，一會兒飛到。這時海嘯已止，那些海怪多半覺出厲害，海眼歸路又被乙休先用禁法隔斷，於是齊往不夜城一帶海岸下面洞穴中遁去。另有幾個最兇的還在領頭作怪，妄想將不夜城佔據。錢康知道這些精怪多非善良，休說被它上岸，即使都在近岸一帶盤踞，也是未來隱患。又算出乙休同了七矮弟兄，正與妖邪鬥法，開建光明境仙府，自己無力往助，反被海怪侵入，面子上也太難堪，便率門人妻子前往堵截。苦鬥了四五日，海怪雖除去不少，那最厲害的幾個因是出沒無常，將門人傷了好幾個。這類精怪多具神通變化，除它不易，錢氏夫妻又不敢遠離本島，正在爲難。先是古神鳩橫海飛來，凌空下擊，祇一爪，便將內中一個具有無數長鬚、上附吸盤毒刺的星形怪物抓死，連所噴內丹也吸了下去。那怪物名叫星吳，一雌一雄，最是厲害，性又兇毒狡詐。雌的見雄的一死，立縮形體，遁入海心深處藏起。神鳩爲想得它內丹，假裝飛走，將身隱去。下餘海怪本已多半驚逃，待了一會兒，無甚動靜，重向島上飛撲。神鳩志在取那星形怪物，尚在守伺，衆人恰巧飛到。見近光明境一帶還不怎樣，再往前飛，遙望海天盡頭，現出一座瑤島玉城，海中波浪如山，直上千百丈。妖霧迷漫之中，時有劍光閃動，許多奇形怪狀的妖物時隱時現，上下飛騰，大都三數十丈以上。島岸玉城之上，散立着好些道裝男女，各指着一兩道飛劍、法寶，向前抵禦。島邊更有一片極長大的青光，防護外層，遇有妖邪衝上，便即擋退。雙方鬥得正急。阮徵昔年本來認識，看出那錢門弟子，好些手忙腳亂。暗忖：「乙師伯本來語意活動，並非一定不令前來。以後彼此隔海同修，他子錢萊又是金蟬愛徒，既已來此，何不助他一下，免使爲難？將來便有甚麼難題，看在他兒子分上，也不容坐視，到時再作計較便了。」念頭一轉，立即搶先飛去，手掐靈訣，將鼎一舉。寶鼎立時暴漲，懸向空中，大口重又出現，噴出金花彩氣，神龍吸水般朝下面精怪叢中射去。同時水中星吳見上面久無動靜，想拿島上諸人復仇出氣，也在此時飛出水面，被神鳩現形抓去。衆精怪逃得稍慢一點的，全被鼎口寶光攝住。衆人再把飛劍、法寶紛紛放出，四下合圍，全都困住，嚇得紛紛怪叫慘嗥，有的並還口吐人言，哀求饒命。

七矮終是心善服軟，見衆精怪除有一半生得特別長大凶惡而外，餘者多半具有人形。因由上到下均被天璇神砂罩住，轉動不得，一個個正由大變小，往鼎口內投去。知道衆精怪少說也有三五千年功候，修成不易；平日畏懼妖蚿，並未出世爲惡，有的竟連邪氣都無，不由生了惻隱之心。又知寶鼎善於分辨善惡。於是大喝道：「無知妖物！盤踞在這等仙山靈境，得天獨厚，還不知足，竟敢興妖作怪，來此擾鬧。本應全數誅戮，姑念今日地震，海底難於棲身，事屬初犯，稍從寬免。此鼎乃仙、佛兩家合煉的前古至寶，專除精怪妖邪，氣機相感，如影隨形。你們爲數太多，難於分辨善惡。現將神砂放鬆，爾

等如能從此洗心革面，就在海中游行，爲我神山仙府點綴，永不爲惡，祇要不被寶鼎神光吸去，便可活命。」衆精怪齊聲歡嘯，舞拜跪謝。那未成人形的也將頭連點，以示改悔。阮徵運用鼎光暗中查看，見那麼多的精怪，祇被寶鼎先後吸了十一個，下餘全都掙脫，有的並還從容穿光而過，好生欣慰。剛剛發放完畢，對面瑤島玉城上突飛來兩個男女修士，身後跟着好些徒衆。錢萊早高呼：「爹孃！」飛身迎去。衆人知爲首兩人便是錢康夫婦，忙收法寶，上前相見。

錢康是個羽衣星冠的中年道者。夫妻二人由南宋末年得道，偶因機緣巧合，隱居小南極不夜城，度那神仙歲月，已數百年。除愛子錢萊新近轉劫重歸外，所有眷屬門人全未離開過。此島也和光明境一樣，到處玉砌瓊鋪，金門翠殿。加上主人多年新建佈置，添了好些金銀宮闕。當地又是終古光明，城開不夜，每隔九百六十年，祇有一二日的黑暗。錢康帶了眷屬門人長住其中，端的逍遙自在，快樂非常，美景無邊，賞玩不盡。祇有妖蚿是他一個強敵。多年來苦心積慮，煉了兩件法寶，準備用一件防衛本島，用一件去除此大害。不料法寶尚未煉成，妖蚿元嬰已快成長，眼看神通越大，不久即來侵害。正在愁急，恐其先發，錢萊忽追妖人，趕往光明境去，聞報大驚，知道此後永無寧日。雖然心疼愛子，無如仇敵厲害，如在本島，還能防禦，如往妖窟，決非其敵。權衡輕重，祇得強忍悲痛，修下綠章，向玉清仙界恩師通誠祝告。同時虔心推算，居然算出一切因果：不特愛子此行因禍得福，並且前數年所籌計未來的事，也可因此得到極大助力，以後神山仙景，更不會再有妖邪盤踞。

乙休到時，本欲往助。繼一想，不久地震海嘯，尚有不少精怪要來侵擾，惟恐損壞本島仙景。以爲乙休神通廣大，七矮法力高強，此來必有成算，去了不過錦上添花，不能出甚大力，便沒有去。料定對島諸人必來除妖誅邪，哪知乙休忿他自私，當阮徵走後需人之際，未往相助，祇顧防衛自己，示意阮徵先無須管他閒事。申、阮二人戴罪八十一年，全仗乙、淩諸老愛護保全，纔得脫難，自然惟命是從，照他意旨行事。如非金、石諸人答應得快，幾乎中止，因此晚來一步。錢康見妖蚿伏誅，地震已止，遙望磁光火頭已被乙休引走，所盼的人一個未來。祇古神鳩略一現身，抓死了一個精怪，便即不見，彷彿專爲奪那內丹而來。精怪爲數甚多，防不勝防，如非事前防禦周密，幾乎被它們撲上島來。門人有三個受傷。正在爲難，衆人忽然飛臨，纔一到，便將海中精怪全數制伏，好生驚佩，連忙迎上。愛子已當先趕來，向各位師長一一引見。申、阮二人原是舊交，見面均甚喜慰。錢康便請衆人去到宮中款待。

那對敵之處，乃是一片五色珊瑚結成的地面，全島祇此一處不是玉質。那地皮直似五色

寶石熔鑄，細潤無比，其平如鏡，光鑒毫髮。靠海一面，晶岸削立，高出水面祇兩三丈。四外生着不少大約兩三抱的珊瑚樹，瓊枝丫杈，奇輝四射。臨海建有一座十餘丈高大的金亭，三面花樹環繞，面臨碧海清波。近岸一帶更有不少翠玉奇礁，鏤空秀拔，孔竅玲瓏。風水相搏，會成一片潮音，洪細相間，彷彿黃鐘大呂，簫韶疊奏，音聲美妙，好聽已極。先前放走的海怪好似感恩誠服，去而復轉，連那煉成人體的，全都現出原形，羅列海上，各現出前半身，朝着衆人歡笑舞蹈。一個個俱是奇形怪狀，彩色斑斕，噓氣成雲，排浪如山。微微張口一噴，便有一股銀泉射起數十百丈高下，海面上當時便涌起大小數百根撐天水柱。時見吞舟巨魚，脊生多翅，上下水中，往來飛行。另有鮫蜃之類賣弄伎倆，各噴出一座座蜃樓海市，照樣也有金亭玉柱、瑤草琪花、仙山樓閣、人物往來，把近岸數百里的海面點綴成一片奇觀。再被這真的神山仙景互相映襯，越覺火樹銀花，魚龍曼衍，光怪陸離，雄奇壯麗，簡直不可名狀。衆人年輕好奇，不捨離去。石生、易震同聲笑道：「我們與主人此後成了一家，不作客套，盛筵自當領謝，但請把席設在此間如何？」金蟬也說：「這裏最好。」錢康夫婦知道衆人想看海景，又因乙休尚未回來，在此迎候也好，立答：「遵命。」旁立門人侍女，早有多人分頭飛去，一會兒，便將盛筵設好，來請入座。

錢康剛陪衆人入亭就座，忽見一道金光比電還疾，橫海飛來。阮徵看出乙休所發，連忙趕向前面，接到手內，落下一封柬帖，金光重又飛去。阮徵打開一看，不禁大驚失色，忙喊：「大哥、洪弟、蟬弟，快來！」衆人早紛紛湊向前去，看完俱都驚急非常。申屠宏隨道：「我早料到此事必有後文，不想如此厲害。連靈嶠三仙也會牽入，事甚扎手。二弟還不便去！此間仙府新設，也難離開，祇好由我與蟬、洪二弟送淩師妹四人一行吧。」錢康料有極重大的事故發生，否則以衆人的法力，絕不會如此驚慌，但新交不便詢問。方疑乙休恃強，也許消滅磁光太火未成，中途遇險，干神蛛已先開口道：「愚夫妻可能同行，少效微勞麼？」申、阮二人同聲笑答：「二位道友如肯同行，自是佳事。」說時，錢萊已由四女手中取過一身衣服鞋襪，轉贈朱靈。主人看出衆人行色匆匆，正欲挽留片刻，小飲兩杯再走，七矮所帶告急傳音法牌突又發出緊急信號。衆人一聽，越發愁急，略一商談，申、李、齊、淩、干、朱六人便向主人告別。要知是何緊急之事，請看下文。